

# 回望开国将军的真实与传奇

吴东峰

尽管时代改变了,暗淡了刀光剑影,远去了硬骨雄姿,但开国将军们的鲜活面容依然飞扬在我们眼前。他们的生命历程和极致品格,依然凸现在中国革命史上,凸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。

## 他们并不是“高大全”的脸谱式人物

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,我应安徽电视台之约,再次到中国共产党举行武装起义的策源地之一大别山采访。短短五六天的踏访,使我萌动了回望开国将军们的愿望。战争是军人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。作为一名军人,却未能参加战争,这是我30余年军旅生涯的最大遗憾;作为一名军事记者,有幸采访200余名身经百战的开国将军,又是我军旅生涯的最大收获。

我采访的第一位开国将军就是许世友,时间是1982年4月。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随着一阵下楼梯的“咚咚”脚步声,面孔黝黑、身材壮实、脚蹬布鞋的许世友将军旋风般地出现在我面前。

未容我寒暄,将军便用有力的大手把我拉到他身边坐下:“记者同志,你要我谈些什么啊?”许世友回答我的问题和他打少林拳一样干脆利索,三言两语就完了,然后又问:“记者同志,还有什么呀?”幸好我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,采访才得以顺利进行。据将军的秘书告诉我,这次采访是近年来许世友将军会客时间最长的一次。

和许世友将军完全不同,陈士榘将军接受我采访时则是另一番风景。这位被毛泽东称为在华东战场“出了大风头”的将军,虽然已年逾八十,仍风头不减,头戴黑色花缎圆形帽,身穿红色对襟大褂,显得高贵典雅。陈士榘将军已多年不接受记者采访,他当时看了我写的那份采访提纲后很惊讶,说:“这位小同志还可以和他聊一聊。”没想到我们一聊就聊了两个半天。

当张爱萍将军拄着拐杖出现在我面前时,我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位被誉为“军中才子”“马上诗人”的将军,这位为我国“两弹一星”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将军,就像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。当我向将军提出合影留念的要求时,他不但欣然应允,而且无论如何也不愿居中。这种平民作风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而剑眉上扬、双目清澈的萧克将军,与我交谈数言便让我由衷而起敬意:他沙声细语、谦和有度、学识渊博,百战之身却不失儒雅风采,千军之帅仍具书生意气。采访完毕,萧克将军亲自化笔研墨,书“求实”两个大字赠予笔者。

在对开国将军的采访中,有许多情景都是我没有想到的,但

却又是那么的真实:被官兵们称为“王疯子”的二野名将王近山将军,竟然是白面书生模样的英俊人物;敢于抗上的张爱萍将军,一点架子也没有;工人阶级出身,被称为猛将的王震将军,与许多科学家、文学家、艺术家交上了知心朋友;木匠出身的刘震将军,晚年接受我采访时,每次都要换一套新款外套,就像一位海外归来的老华侨;塔山阻击战的纵队参谋长李福泽,在战场上吃的零食是上海产的奶糖,因为他父亲是青岛啤酒厂的股东。

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一位位开国将军,并不是“高大全”的脸谱式人物,他们既是有情有义的大英雄,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。

## 真实的人物传奇 远比想象丰富得多

当我敲开那一扇扇曾经喧闹而今沉寂的将军府大门,我不得不惊讶于他们人生经历的艰难奇特,在这种奇特经历面前,任何想象力都变得苍白无力。我意识到我有责任把这些写出来告诉世人。

1943年夏某日,毛泽东于延安作报告,陈赓将军忽抓耳挠腮,东张西望,后整衣起立,直奔主席台。毛泽东一愣,问:“陈赓同志,有何急事?”将军不语,取毛泽东搪瓷杯“咕咚咕咚”喝之。而后,擦嘴,敬礼,报告:“天太热,借主席一口水。现在没事了!”在场干部哄堂大笑,毛泽东亦微笑。

某日,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皮定均至某岛植树,见团长、政委未带植树工具而指手划脚,便问:“什么出身?”俱答:“贫下中农。”问:“种过田没有?”答:“种过。”问:“放过牛没有?”答:“放过。”又问:“牛走路时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?”团长、政委汗颜。

王建安将军凡下连队视察,每餐必要锅巴,花甲之年依然如故。若锅巴中有沙粒,必呼司务长带扁担、箩筐来:“将这块大石头给我抬走!”将军言,锅巴中无沙粒,反映了洗米干不干净;洗米干不干净,反映了炊事班工作不认真;炊事班工作不认真,反映了司务长责任心强不强。司务长责任心强,连队伙食必然好,相当于半个指导员的作用。

王近山将军慈眉善目、面如敷粉、举止斯文,乍见如“白面书生”,然其性格暴烈,初识者皆莫能解。淮海战役中某日,将军午睡,数只麻雀于梁上啾啾,将军怒,卧床上举手枪射之。卫兵惊闻



▲大别山有一个将军县

●头版绘画:周钟文

枪响,急至,见满屋羽毛飞扬,一雀仆地而亡,将军则在床上安然入睡,鼾声如雷。

以上这些珍闻轶事,都是我采访开国将军及亲历者所获得的一手素材,点点滴滴,原汁原味,有闻必录。其实,真实的人物传奇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,关键是能不能捕捉到人物的细节,并把它传神地表达出来。这是我在1978年担任新华社军事记者后,在主业之外意想不到的重要收获。

与开国将军面对面采访,令我感到最为震撼的是,他们当中无论是军事指挥员,还是政工干部、后勤干部;无论是一线指挥员,还是机关工作者;无论是以性格勇猛著称的猛士型将领还是博学多才的秀才型将领,很少有将军身上没有战创。据不完全统计,我采访的200多位将军中,有弹创记录者170多人,累计战创400多个,平均每人两个以上。

颜文斌少将在1000多名少将中知名度并不高,但他却是负伤最多的将军之一,全身上下共有18处战伤。在大连黑石礁干休所,老将军曾脱下军衣,挽起裤腿,向我细述每一处战创的来历:右臂弯曲不能直,关节处有一长条疤痕。那是在长征途中,敌人的手榴弹于身边爆炸,一弹片钻进右臂,骨折筋断,肿如馒头。当时卫生员将他绑于一棵树上,以小刀割开皮肉,硬生生将弹头片撬出。左上臂有两个弹洞,一前一后,状如铜钱。敌人的子弹由前面进,后面出。将军告诉我,负伤后,当地老乡以南瓜瓢泡盐水,裹伤口,一星期就痊愈了。左大腿上部前后两个弹洞,是被敌军暗枪击穿所致。子弹由前下腹部进,股后出。中弹时不清楚,只觉得腿发软,战后看到血才发现自己负伤。前额有一弹疤,是被敌人手榴弹弹片击中,当时昏死过去约数小时。

人称“军中猛张飞”的刘昌毅中将,战火纷飞中历险百余次,头、脸、手、腿、腰、背、胯、臀,无论是最暴露的部位还是最隐秘的部位都留下了累累战创。他的脸部曾两次负伤,头一次嘴巴被打歪了,第二次,也就是1946年中原突围前夕,刘昌毅将军亲临前线,遇敌炸弹袭击,十多块弹片嵌入下巴,牙齿全部打落,结果把打歪了的嘴巴又打正了。当时,周恩来正在前线视察,建议送将军到北平协和医院治疗,将军坚辞不从。周恩来派人火速从武汉购药品及手术器械,请卫生部专家为将军做手术。因伤在脸部危险区域,专家反复研究方案也难作决断,神志仍清醒的将军取纸笔写下三个大字:“大胆割!”

## 写开国将军,也是在写中国革命史

我所采访的这批开国将军大多是从放牛娃成长起来的战将,他们是有血性、有个性、有锋芒的一群人。特别是在战争年代,他们的泥土味、火药味、血性和锋芒,实际上远远超过了我们今天的想象。他们有着与众不同的个性,也有着人性共有的特点和弱点。他们一生所经历的艰难困苦非常人能及,在历经肉体 and 精神的苦难之后,在一次次大起大落是非曲直当中,他们呈现出一种常人无法相比的“气象”,是“生命力极其旺盛”的一群人。

1992年,当我写完聂凤智将军的初稿时,传来了将军去世的消息,以至于我的文章发表时成了将军的悼文。我采访聂凤智将军时,获悉将军已患癌症,但他微笑着接受采访,谈笑风生如故。将军临终前还一直想着部队建设,想着打仗。聂将军的夫人何鸣说,有一次,聂将军突然挣扎着要起床出去,怎么拦都拦不住。

他急匆匆地说:“现在是新中国成立30周年,敌人在几个重点地区都放了炸弹,不知小平同志知道了没有?”

1993年3月12日,王震将军病逝于广州军区总医院。当日深夜,我驱车至广州军区总医院,走秘密通道,在地下停尸间向王震将军遗体告别,并行三鞠躬礼。我看到,除了腹部刚缝合的刀痕外,将军全身上下左右杠,弹洞刀疤竟有五六处之多。王震将军临终前写下的最后遗墨是:“向党致敬!向人民致敬!向解放军致敬!”

1993年秋,我到北京出差不慎骨折——股骨断裂,左手臂粉碎性骨折。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,胡奇才将军竟出现在我的病床前,八十高龄的老将军慈祥地望着我,他夫人王志远双手端了一罐汤送到我眼前。老人摸摸我受伤部位的手指头和脚趾头,对我说:“动一动。”我动了一下,他高兴地说:“没有关系。战争年代我受了六次伤,医生检查时也这么问,指头能动,就好办。”此后,胡奇才将军每星期都要送一罐汤来,或猪蹄汤,或鲫鱼汤,或红枣汤,有时他有事,就叫他夫人和孩子送来。后来,我和胡奇才将军的书信联系一直持续到老人去世。

可以说,我与这些将军的思想交流已经远远超出了采访者与采访对象的界限,我同他们中许多人都成了忘年之交。

面对着这些重量级的老将,我越来越感到机遇难得,时不我待。写开国将军,不仅仅是为某个人立传,实际上也是在写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战争史。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,开国将军是举足轻重而又意义深远的存在,他们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,因此,他们的经历是这段历史最权威、最真实的记录。